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CHINESE
全球 JUVENILE

华人少年 美文大赛

获奖作品集^①

贾平凹 顾振彪
余秋雨 曹文轩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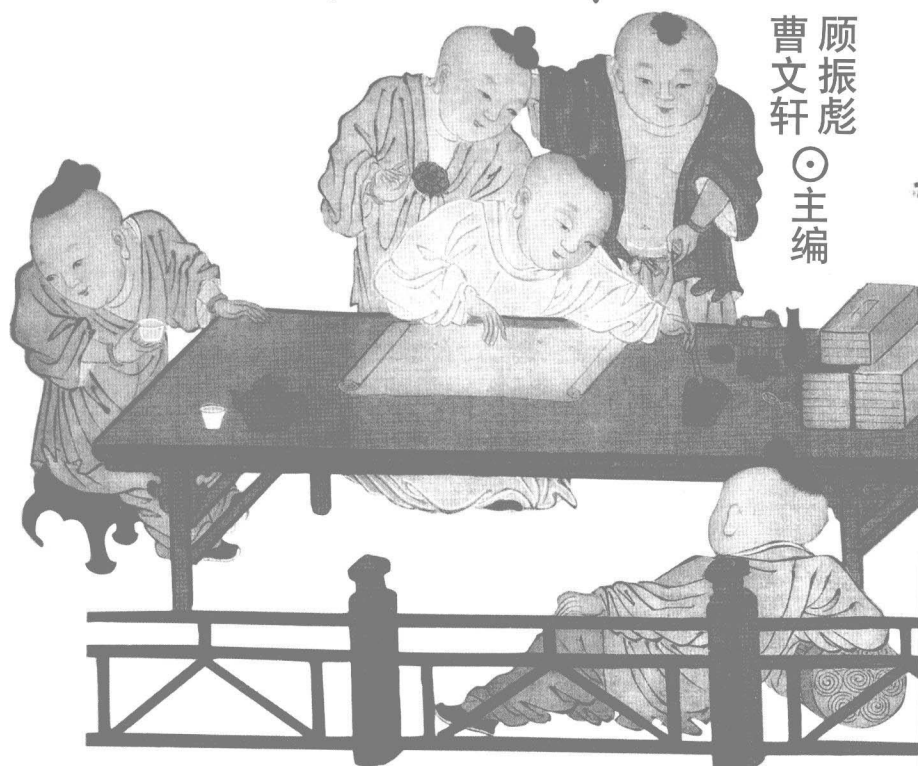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CHINESE
JUVENILE
全球
华人少年
美文大赛

获奖作品集^下

贾平凹 顾振彪
余秋雨 曹文轩
◎主编



复赛2号题

根据下述情景，以“致我的前辈”为话题作文。

在翻检家里的老照片时突然发现有一帧发黄的小照片非常像我，便拿着去问爸爸。爸爸说：“这是我的祖父（或祖母），连我也没有见过。”我盯着这帧小照片看了很久，相隔那么遥远，外貌那么接近，真是奇怪。终于，我决定对这位前辈说点话。

（命题人 余秋雨）

太奶奶，您知道吗？

山东省青岛开发区一中 王 曼

在翻检家里的老照片时突然发现有一帧发黄的小照片非常像我，便拿着去问父亲。父亲说：“这是我的祖母，连我也没有见过。”我盯着这帧小照片看了很久，时间相隔那么遥远，外貌却那么接近，真是奇怪。

我又像往常一样跑到运河边，拿出照片，瞧，这就是我的太奶奶，清秀的脸上带着坦然的微笑，好像我，好亲切。她生活在那么遥远的时代，可这么多年后还能在照片中对我微笑。我看着这小照片和眼前这从隋炀帝时期流到现在的大运河，夕阳下微波粼粼，静静流淌，感到一种莫名的相通与连缀。我知道，这是一种灵犀。终于，我决定对我的太奶奶说一点话。

您，还记得大运河吗？

运河载着台儿庄人民的爱戴，安静地兢兢业业地流过了几百年。直到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爆发，李宗仁率领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鬼子的两个师团展开激战，使鬼子七进七出，在激烈的巷战后，中国军队取得了震惊全世界的胜利。当时中正门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台儿庄人民为赢得抗战以来的最大胜利而自豪。

而大运河，在遭受了一次战争的苦难后，很快冲净了敌人的血，又开始清清地、轻轻地流淌。夕阳下，依旧微波粼粼，只不过，它加载上了一段光辉的历史。

父亲说，他在学生时代接触的运河文化是泰山庙、关公庙、清真寺、西关庙等三十多座庙宇，寺庙里有数百年的银杏树，又粗又高。

当时父亲就读的小学学堂就是一座庙，叫吕祖庙，读完小时又在西关庙，高中毕业后在泰山庙（后改为回民小学）代课。父亲说他的黄金学生时代是在胜利中学（前身为清代“兰陵书院”，由国民党改为胜利中学，现为枣庄二中）。他说那时大家都认真地学习，体育活动也很丰富。运河微笑着倾听朗朗的读书声，微笑着在傍晚时迎接玩耍、打闹、欢笑的学生们。父亲也常到运河边上，去看夕阳下的运河微波粼粼，去听往来摇橹的船夫唱晚。父亲说，运河从不休息。是啊，太奶奶，运河它到现在也不知疲倦。

有一次台儿庄发大水，运河的水被放了出来，父亲说他当时就看着水里的鱼铺天盖地的随河水涌出来，一网准能网一二百斤。那叫一个“海”！

运河的石泊岸上，也常有一些女子拿着篮子去淘米、洗菜，伴着爽朗的笑。父亲说，他一看到那景象就想起电影祥林嫂。

所以，60年代初的运河应该和您印象里的差不多，它是幸福的。它得以再一次感到知识的流入，感到人们的安详。

可是，太奶奶，您知道吗？好景不长。

来了个“大炼钢铁”。

为了“做贡献”，当时咱们家中的铁锅全都砸了拿去炼钢铁了。奶奶在郭家大院烙煎饼，父亲跟大家一样在队里吃大锅饭，还没饿着。可第二年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全家为了活命，把咱家的古桌拿去换了二十斤地瓜干。父亲上学时还能津津有味地吃上生的地瓜干，可三伯只得跟着奶奶去要饭，或者去地里挖红萝卜、地瓜，从几十里外背回来供应全家。即使是这样，台儿庄街上一天还能抬出几个饿死的人。

当时大家都很苦。父亲便又经常跑到运河边，因为只有运河还能静静地流，夕阳照得运河微波粼粼，红得安详、透彻。他用手去触摸运河的水，暖暖的，能沁入骨子里。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了“破四旧”，父亲上过学的古庙被砸了，运河畔的古墓有的被平了，有的被挖了，多少汉代的石碑也同古庙毁于一旦。大运河看着古墓里的铜镜、宝剑、长枪、玉器全被那些人装在罐子里，随后不知去向。听得到，运河的一声叹息，一声呜咽。

父亲就读的胜利中学更是“沸沸扬扬”。大家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似乎一夜间就变成了“批斗”。那些学生都争先恐后地给“臭老九”写大字报。当时，在校园里随处可见一堆学生围住一个老师殴打，父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体育老师陈老师一天被一帮学生追赶，年轻学生追上了陈老师，其中的两个人拉着他的胳膊，其余的人就将一桶热糍糊一下子倒在他脊背上。陈老师的惨叫让父亲撕心裂肺地疼。

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白卷英雄”张铁生，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黄帅。

那时，父亲仍常到运河边上去，似乎他这个“逍遥派”只有在运河边才能感到远离两派斗争的真正逍遥。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从胜利中学带走一批学生，在“文革”中，那些

台胞的家属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他们中时常有人跑到运河边，把运河“叫喊得苍凉”。运河在接受人们泪水的同时，还忍着被造纸厂污水污染的痛苦，可它依旧在流，它知道，它不能停息。

但杨柳枯了，有再绿的时候。河水污了，也有再清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运河畔，这儿建起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使运河的双眼再次明亮；招商引资成了地方发展的重头戏，那些台湾家属转眼成了“香饽饽”，运河又得以清清地、轻轻地流淌。

咱们这儿建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成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接受数百万人的观览。

太奶奶，您知道吗？如果您还在，我们还能从中正门、清真寺墙上那数不清的弹洞联想起当年的枪林弹雨；我们还能从纪念馆中那 40 分钟的录像里战士们赤着膀子、拿着大刀与敌人血战的场面中，感受到胜利的豪情与壮烈；其实，我们更能从缓缓流淌的运河中读到历史的沧桑。

太奶奶，您知道吗？运河在你我之间承载了好多好多。正是这一切让它变得缄默。

我还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伟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将使运河重振雄威。可它不变的职责是：不辞疲倦，流淌不息。

眼前的运河在夕阳的映照下，微波粼粼，清清地、轻轻地流淌。

后记：

我只是想记下这整整的“一遭”，不仅想让太奶奶知道，更想让我的同龄人知道。

（指导老师 徐立钧）

春 逝

浙江省杭州余杭高级中学 叶瑶芸

电光，火石，还有初夏的微凉。

月亮从漫天的电闪雷鸣中探出半张脸，半张有缺口的脸，那个似乎可以包容下人世间所有恐惧的缺口，探尽了无数的沧桑隐秘。

初夏给我的感觉永远是微凉，就像冬日给我无尽温暖的遐想。

所以无论多么悲苦的回忆，一瞬间的温柔，也足以照亮一世的清冷。

若不是那张照片，我不会在这样一个莫名的雨夜去怀念这样一段平淡的时光。

就是那张老照片，小心地泛着岁月留下的微黄，像是几十年前从窗格子里透进来的，斑驳一地的月光。

那种微黄被我叫做年华。尽管照片上的人年华不再。

那个时候她应该已经遇见他了吧。不然就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完美的瞬间。

真的，完美。脸颊的弧度优美到无可挑剔，眼睛里有月亮清冷的光辉。

“这些东西还要吗？”妈妈捧着一大沓封面泛黄而一角卷曲如同年轮的旧书匆匆走过，那张不起眼的老照片从她的指间悄然滑落。

我一个人站在一旁静静地凝视那张被久远的岁月镀上一层优雅的面纱的脸。

爸爸妈妈忙着整理老房子里的一切。这幢房子再过几天就会被拆迁，没有人有空来向我解释什么。然而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那被时间掩埋了的一切。

她是一个童养媳。

从她还来不及记得父母的样子的时候起，她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家庭的媳妇和佣人。

她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这是命。只要不去回首，多么不堪的岁月也会在

墙上那微微皱起的日历中一笔带过。

生活的历练并没有磨损她的美丽。她一样出落得标致而丰腴。

他也是个好人，她命定的丈夫。只是那个年代好人比真人多。

他有令许多人羡慕的学历，和在那个小村里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证。

可是他们没有爱情，她也明白。而他们却必须拥有一个孩子。

一直到她怀了他的孩子，那个人才出现在这个小村里。

她一直认为，那个人，是她命里的救星。

他的理发店就开在她家的隔壁。一个挺拔而英俊的男人，嘴角永远带着谦和令人愉快的笑容。他比她大12岁，却一直没有娶亲。

到后来他读报纸给她听的时候，她才知道，他从没有上过学堂，却读了很多的书。

那一天，窗外阳光温柔灿烂。又是一个春天了。

很多时候四季的变幻，从来都无法辨认。当她感觉到从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开始见到落叶。

她笑了一下，自己一直都那么迟钝，才会有快乐的吧。

那个笑那么真实，那个仿佛有着陈酒的香醇的笑，飘逸在那条旧旧的石板路上，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

还是小的时候，每次回到乡下的老房子里，我总是睁大眼睛好奇地四处游荡，想像着奶奶住在这里时的样子。

老房子里的空气沉静而浓郁。我可以看见还在读高中的爸爸，放学以后带着用省下的零花钱买的香蕉兴冲冲地跑进来，交给奶奶。而奶奶微笑着剥开香蕉，塞到爸爸手里。又把用旧报纸小心包好的十块钱轻轻放进爸爸的口袋里。

奶奶并没有来得及让我看见她衰老之后的面容，虽然妈妈说奶奶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沉静而执著地美丽着。于是在我想像中的奶奶一直是个有着微卷如波浪的长发和漆黑如墨的双眼的美丽女子，在有阳光的午后会微笑着去井边打水洗衣服。

她每次去打水洗衣服的时候总会经过他的店门口，他也总会给她一个温柔的笑容。那个笑容，是她在那个寒冷的家里惟一的火光。

后来，当她累到无奈的时候，总是偷偷跑到他的店里。他再忙，也会记得把最灿烂的笑容留给她。

她以为一切就会这样持续下去，直到他们各自消逝。她没有勇气离开那个家。

又是那么快，又是一个春天的逝去。但是这一次，她清清楚楚地听见夏天的脚步。

他知道了关于她的一切。她的不幸福的家庭和她的一切顾虑。他没有向她提任何要求。他一直在她的不忍里做一个倾听者。

那天晚上村里传来战乱的消息。每个人都张惶地做着尽量完备的防卫工作。街上像是忽然得了严重的传染病，一片死寂。

她在混乱中来到他的身旁，因为寒冷而面色苍白。

他轻轻地扶住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我要娶你。不要让战乱和时间把我们冲散。

她的嘴唇因为惊慌和喜悦而微微颤抖。

后来她终于离开了那个家。她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离婚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是后来听说她的丈夫立刻娶了镇上一个梳着很粗的麻花辫的女子。那个后来被父亲叫作“姨娘”的女人。

战争也终于没有打响。太平盛世中，一切延续。

“那个时候离了婚的女人是很难的。也不知道你奶奶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住在老房子隔壁的刘姥姥常会向我讲起奶奶。

“你爸爸那个‘姨娘’啊，真当是个恶女人。那个时候你爸爸在外面念高中，她一分钱都不肯给他。如果知道你爷爷给了他钱，还会跑到公社里去大闹。唉……那段时间全靠你奶奶自己把钱省下来给你爸爸用。”

“你奶奶真当是个好人。唉，好人怎么这么命苦哦！”

如今，她回想起那些，脸上依然有宁静的笑容。

命运给予了自己那么多，真的，足够了。虽然在她以为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的时候，他忽然消失不见。

人们都说他在北上的旅途中死在日军的炮弹下。

她不听，不信。不是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吗？

她只相信他离开的时候对她说的，等我把一切告诉我的父母，等我回来我们就成亲。

她一直相信，一直等着。

镜子里的自己，还保留着那被岁月扭曲后的美丽，就像那张老照片。不再明亮的眼睛里，也还看见当年与他相遇时的光辉。

这就够了。

即使已经物是人非，也不知已经是第几个轮回。

春天过去的时候，老房子终于被拆掉。那个年代的一切也都随着这一季的过去而消失。

然而那些隔着几十年灰尘的人与事，却在我的记忆里那么清晰地重演着。

和太祖母说说话

河北省沙城中学 张婷婷

太祖母离我现在的年代很久远。我独自默默走在她当年走过的山路上，努力感受那种青草气，那种属于人的，生命的气息。我听过她当年听过的马蹄声，看过她那个年代的老屋。我还想和她说说话。于是，我以帮奶奶纫完所有针眼儿为条件，央求奶奶给我讲太祖母的故事。

太祖母出嫁那年十五岁。其实是卖给了人家，男方送了些东西，养了十五年的闺女就被接到很远的另一座山里去，从此与娘家老死不相往来。太祖母走的那天，起得很早，父母都下地了。临走前做娘的悄声嘱咐还不懂事的弟弟妹妹：你们爬到路边的山坡上，看你姐走得没影儿了，你们就回来。太祖母挽着蓝底小白碎花的包袱，走在不见头不见尾的山路上，走出了弟弟妹妹们黑白分明的目光，走进了再也走不出的婆家。

奶奶讲述时并没有我意料之中的怨愤和悲痛，她那不因年迈而浑浊的眼中涌起的是一种遥远的温暖和祥和。

清晨的山风很硬朗，轰隆隆地滚过碧绿如洗的山坡如同滚过黑暗中的大海，遥遥无期。天空浅蓝如青瓦，透明如玻璃。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似浮在一层雾岚上，愈显个儿单薄，凄楚一身，像是天上垂下的一串泪。

太祖母是个命运不济的女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没用，丧门星，居然一连生了五个全是丫头，张家就要绝后了。

那是一个沉静得几乎让人落泪的黄昏。太祖母淌着热辣辣的汗滴回到自家的院子，两个男人旋风一般冲了出来，手中的荆条发出尖锐刺耳的呼喊，并且边打边骂：“抽死她，抽死她，谁让她不会生小子。”我的太祖母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她默默地转过身子，死死抵住嘴唇，任凭荆条雨梭子般纷纷落下。她七岁的小女儿（也就是我的奶奶），吓得嚎啕大哭，死命地抱住母亲颤抖的双腿，企图用小小的身体保护母亲，却感觉到母亲火辣辣的泪滴冰冷地钻进脖梗儿里划出一条蜿蜒的疤痕。

山坡上开满了泣血似的山丹丹，平日冷清的小院陡然变得热闹。

我很惊异于奶奶始终如一的平和，声音不高不低，不疾不徐。后来我想

也许真正的伤痛是根本不必用语言来表露的。

那两个男人是太祖母的小叔子。其中一个，我小时候还见过，是个老光棍儿。我家屋后至今废弃着一间他曾住过的老屋。屋顶杂草荒芜，如男人唇上参差不齐的髭须。屋檐泥土脱落，露出杂乱无章的秸秆，像时间深处未被篡改却充满暗示的古老文字。曾被用来代替瓦片的几片青石，在炫目的日光下勾勒出破败的轮廓，仿佛在热闹之后，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繁茂的词汇。我很亲近地望着它，恍惚间俨然望着一个血液里熟稔而今又记忆模糊了的人。

由于日复一日的以泪洗面，太祖母的眼睛不到四十岁就看不见了。在她以后生命中不长的一段岁月里，她做任何事情：烧饭、洗衣、照顾孩子，只是凭一种母性的直觉去做。

太祖母年轻时眼睛是很好看的。夏天院子里烧蒿草，边薰蚊子，边聊天，一伙儿孩子属她的眼睛最亮。她的爷爷敲着烟杆夸她说，她的眼睛可以像星星一样摘下来点旱烟了。

“婷，”奶奶爱怜地望着我，“你的眼睛一单一双倒有几分像。”

我良久地站在明亮的镜子前瞪大了眼睛痴痴地望着，蓦然觉得太祖母当年也许要比我美丽得多。现在我仿佛依稀看得出那种岁月留下的翩翩痕迹，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对镜子中的自己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

太祖母去世也很早，我的奶奶十六岁成亲，在她最钟爱的小女儿以张姓开门立户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了，事先没一点征兆，亦如她草芥一般的一生，悄无声息。村里人说，除了不会生儿子之外，太祖母是个好女人，一辈子咬着牙，到死也不肯拖累人。

人的一生犹如日升日落，日头落了，这一天就永不再回来。若晚上还有白白的月亮升起，那便是太阳的魂。“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颗泪珠，陈旧而迷糊”，指的也是人的魂。

人间天上，方看清绝。

奶奶说太祖母一辈子沉默寡言，极少说话，即使我真的见了她老人家，估计也不会怎么和我说话。太祖母逆来顺受的性格，在奶奶身上得到脱胎换骨的蜕变。奶奶称得上是村子里老太君似的人物，七十岁的人了，逢年过节能坐在炕头上从日头升一直侃到日头落，侃到屋檐下的红灯笼叮叮当当地挂起来，亮起来。而我呢，我想我将来是个会用说话来工作的人，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能当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只有生生不息，世界才不会腐朽在锈垢里。

太祖母和我，奶奶和我，我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是太祖母坟边一株倔强生长的小树，太祖母是我在树干上刻下的一串轻易不肯示人的痕迹。而我从小在奶奶身边跑大，奶奶似乎永远在用一种慈爱和抚慰的目光看着我这样一个时时渴望跳出规矩之外的孩子。比如我央求她讲这个她本不愿提起的故事，比如无论我是不是总能在她身边帮她纫针眼儿。

山风被岁月熬得清冽冽的，悠悠地从青草上滤了过去。又是一个千年，不知道这一片透明的液体还将怎样继续我们的记忆和想像，不知道还会遭遇自己怎样的疼惜和醒悟。昔日马蹄声已如小白花从容洒落在沉默的山路上，悠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机械的铁骨铮铮，接下来还会是什么，我们等着，听着……

（指导老师 曹振荣）

致海子

山东省成武一中 孔德群

对某人产生某种情结，注定自己结，自己解。

——题记

老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要说与海子前辈你，今日终得一说，一吐为快。初识你是在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课上。教材选编了你的名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朴素明朗而又隽永清新的语言唱出诗人你心灵的真诚善良。老师解说你性格时提到，柔弱的第一自我与强悍的第二自我，让你具有二重人格及三重意识。你15岁就进北大求学，19岁已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而我19岁酷热的黑色六月如一场浩劫，在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地带艰难地攀爬，断崖、深渊、独木桥……一切可怕的东西。我敬重你崇拜你，你是个天才；我可怜同情自己，自己是个庸才。

诗人徐鲁曾写诗《海子在昌平》，反复咏叹“海子在昌平/是孤独的”。海子你是一根苇草，纯粹的素食主义者，在昌平的苇岸上，风中招摇。

海子，你是当代诗坛少有的几个“纯粹”诗人之一。从一接触到你，我就痴迷上了你和你的诗，大概是心有灵犀或默契的缘故。我决定拜师向你习诗。这或许是悲哀的。一般拜师学艺，当学徒的总能得到导师的亲切关怀与谆谆教导，我想这些，我永远都不可能了。早在十几年前，也就在我三四岁时，我们在这个世界已擦肩而过。斗转星移，十几年后我这个懵懵懂懂的毛头小子才转过身去，可你的身影早被装进一节车厢，运往另一个没有方向的世界。

海子，你的诗凝重、简赅、深沉、质朴，如苇草。我踏上寻师觅诗的道路。我在县城一中读书，校门口书摊书店虽多，可书架上的书都被我翻磨出了茧，仍未找到一本海子诗集，询问店主，答不知海子或曰别处转转，转来转去，一无所获。向老师借，老师也没有，倒借给我一本一千多页的新诗鉴赏词典。这本词典收录五四以来诸多诗人的作品，对我而言，这是一道曙光，

一种希望。然而很不幸，直到翻完最后一页，连你海子的影子都没碰到——词典未收录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后来我到县新华书店碰碰运气，碰几次，均失望而返。直到最后全县城大大小小的书摊、书店、报刊亭都被我扫荡般搜索过，还未找到你的诗集，我算是彻底绝望了。

后来有朋友请客上网。我头一次“冲浪”，直进搜狐网站，找到海子主页的那刻，我居然惊喜地噉了一声。我戴着耳机听音乐，听不到吼叫的分贝，只看到周围人的白眼和愤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冒失，耸耸肩，吐吐舌头。你的诗真有味，我沉醉其中。后来索性出去买了笔和本子，抄写起来，乐不知疲。但一页抄完，放下笔单击鼠标，才能再捡起笔接着抄，有点麻烦。为了减轻抄写的烦劳，又进入信息港，一边欣赏经典影片《魂断蓝桥》，一边抄诗。一夜收获不少。

我写过读后感，是一首小诗，题为《遗在春天里的梦》：

蓝莹的冰峰 / 独傲着一株风雕雪塑的银杉 / 铜黄色的颜料 / 寓涂进远方的麦田 / 而又点缀些 / 颓败的秋海棠 // 黑色的昼里 / 放飞白色的夜晚 / 却闪过白鸽飘逸的身影 // 被鲜血染红的路轨通往盛开紫苜蓿的土地 / 遗在春天里的梦 / 延续海的绝望与缱绻

文学社的指导老师看完，异常惊讶，问：你读过海子的诗？我点点头，曾在网吧里抄过一夜。老师笑了，你怎么不请老板帮忙下载下来？我一拍大腿，就是，我怎的就没想到呢？！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像画家和其他创造者一样，写诗是一种模仿。徐志摩擅用彩笔做一些油画或水彩，色彩绚丽浓烈；而海子你精于白描手法，粗犷的线条，轻轻勾勒，黑白素描显得真实而丰满，客观事物有血有肉有感情。我向来不推崇徐志摩等诗人华丽的作品，因为我想稍会舞文弄墨的人一口气就能炮制几首来。但海子你的诗如骨，那种内涵及底蕴，花“十牛三虎之力”也未必吟得来。每个书摊书店，正版盗版的有好几种版本徐志摩文集，却没有一本海子诗集，这正是我所困惑的。或许因为海子你的诗文学性强，难懂，读者少；盗版商家没兴趣搞几本，少有的正版价格昂贵。重利的书商很懂形势与商机，愣不进海子的诗集，谁也没辙。

诗人金克木呼吁现代诗在于野蛮、朴直、粗犷及新鲜的青春活力，“诗僵

化，以过于文明故，必有野蛮大力来始能抗此数千年传统之重压而更进。”海子你做到了，完完全全做到了——“野蛮而复仇”（《春天，十个海子》）。你的诗歌成就是至高无上的，然而真正了解你的人并不多，甚至一些自诩爱读诗或爱写诗的人竟不知海子是何人。这应该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悲哀。一次有朋自远方来，谈及诗歌，大侃特侃“劈柴，喂马，周游世界”，而又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的闲情逸致，末了又附一句，这老头儿有点怪有意思。忍俊不禁，我却笑不出——二十出头的青年也称老头儿？——无知。

我接触的诗人中，与你风格相近的一个是杨炼，一个是台湾诗人罗门。别人怎么看待他俩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无权利二无义务。印象最深的作品，是杨炼《荒魂》里《蓝色狂想曲》，以及组诗《房间里的风景》和罗门的稍显荒诞的《流浪人》，以及奇崛怪兀的《车祸》。

诗人与流浪很有缘分。我想到了诗人无“家”的笑料。诗人的生活，常常穷困潦倒。缪索斯，《西方哲学史》中的流浪诗人，无友，饿死在公园里。中国历史上诗人大多不得志，生活得很窘迫，因此，有了“诗必先穷而后工”的说法。你在昌平，是孤独的，后来献诗黑暗倾心死亡。有人说，海子像一颗璀璨的彗星，热情而勇敢地奔向太阳。

你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道：“要热爱生活，不要热爱自我，要热爱风景而不要热爱自己的眼睛……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诗人梁宗岱曾说：“文艺的欣赏是读者与作者间灵魂的交流与默契，读者的灵魂自鉴于作者灵魂的镜里。”读魏尔伦或波德莱尔的诗，就会不自觉染上魏的忧郁或波的病态敏感。读海子你的诗，就会在骨子里浸染上洗刷不掉的凝重、质朴、犀利及深刻。

海子，你是一位王，孤独的王，在诗的国度。读你的诗的时候，做过一回寻王及王城的梦。那是在读《七百年前》的时候——

七百年前辉煌的王城今天是一座肮脏的小镇 / 当年我打马进城，手提一袋青稞 / 当年我用一袋青稞换取十八颗人头 / 还有九颗，葬在城中，下落不明

在人们的想像中，王城拥有新颖别致而又富丽堂皇的宫殿，仿佛一个谜，没有谜底。王城隐蔽在远方，而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于是王在远方的风里比远方更远。艰辛跋涉后，我走进了王的遗址故居，在笔记本上记下看到的东西，并在心里默认它们就是王城的一切：篱笆小院，一间破茅屋，荒草，没腿的床，土造的小灶，破边的锅，一棵白菜，枯败的菜叶，凸凹的石桌，虫蛀的树桩小凳……

突然响起轰隆的声音，是列车，朝山海关开去。随之，又出现另外的画面：豪华宫殿，楼台亭榭，琉璃瓦水晶砖，中央端坐着王，海子你在写诗，微笑着。七百年前辉煌的王城及王如海市蜃楼，悄然出现，悄然冥逝。消失的地方，是你的篱笆小院。倏地，听得曾经的王——海子你在诵诗，是《七百年前》的后一节：

在山洞里十二只野兽梦想变成老鹰齐声哀鸣 /这是山顶最后的山洞，
梦想着天空 /安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还是在又饥又饿地走在路上 /在幽暗
中我写下我的教义，世界又变得明亮

——梦醒，速提笔写下，收入备忘录。对于海子你，我老觉得你是玛兰戈（苗语，老相好），时空的错位让我们失去了重逢的缘分。那夜在网吧，我盯着那张成年男子的照片，虎视眈眈，给他以威慑力，以妨久违的面孔溜走。你蓬乱着未遮面的头发，嘴巴下蓄着浓密的胡须，皮肤比年龄老得多。我想摸你的胡须，半天也没抓到一根。

海子你富有幻想力，而且奇特。我也时常幻想点奇特的东西，像海子你一滴忧郁的眼泪，搅咸了整个大海；海子你的牙齿，就是海水的化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年头的春天，山海关列车的鸣笛与轻烟冲淡了你年轻的灵魂，仅留下一本翻开的鲜红的《圣经》。佛学家说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你从人道跃迁到地狱道，吸收了一些怪异的光子能量，而又释放一些特殊的光子，围成一道永恒的光晕。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第一句话，就写道：“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政治问题，那就是自杀。”所有宗教都反对自杀：自杀永远不被允许登上天堂的台阶，因为宗教的最高位置坐着神，而生死及其过程都由神全权裁定，自杀行为是抗旨不遵，是对神的忤逆。诗是人创造的，人不是诗创造的。“回归到